

## 开栏语

笔墨映蜀韵,新声启华章。自2026年1月起,《四川作家·蜀山文学月报》开设“新力量·对话青年作家”栏目,聚焦近年来在我省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他们多为“90后”“00后”,带着蓬勃的朝气与独特的视角,以笔墨为舟,以热爱为帆,在文学的星河里探索前行。作为文学川军的新生力量,在他们的书写中,有青春的赤诚与思考,有地域的风气与温度,更有对文学本真的坚守与探索。本栏目以对话为桥梁,搭建起沟通的纽带,我们将倾听他们的创作心声,探寻其文字背后的故事与哲思,展现新时代四川青年作家的群体风貌。愿这方栏目成为青年作家成长的见证者与助推器,也愿读者能在此邂逅文字的力量,感受巴蜀文学生生不息的活力与希望。

第一期,我们将对话青年作家许晓敏,从她的写作实践出发,梳理她小说创作的文学观念与突破路径,探讨时代语境对青年写作的影响,以及青年写作如何回应时代、表达自我,为青年写作者提供一些借鉴与启发。

张语婷:晓敏你好,我第一次读你的作品是那篇广受关注的小说《大雪将至》,后来又陆续读了《雪落下的声音》《归来》《四月的黑山羊》《毕摩沙玛拉古之死》《瞬间下坠》等。很好奇,你是邛崃人,如何将写作的视野置于故乡之外的场域,并建构起自己的“凉山叙事”?

许晓敏:我一直觉得作为一个四川写作者是件很幸运的事,听过一句玩笑话,我们四川除了没有大海,啥都有。我的文学启蒙来自胡安·鲁尔福,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刀锋》就是故乡经验结合受他作品的启发,但并未达到我所想要的“广阔之地”。入选首届“四川小说家星火计划”后,我开始有机会和更多的四川青年作家交流。他们拓展了我对于乡土的边界。我曾多次驾车前往凉山地区,彝族是个宝藏民族,他们有着丰富灿烂的传统,在凉山恰好最大化地保留着传统。当我再次回到书桌前,我终于可以将我的所见所知所感和文学启蒙联系在一起,创造出独属于我脑海里的广阔之地。我从不觉得我的故乡仅仅是邛崃,我觉得我的故乡是四川,我们本身就生活在多民族融合的丰饶之地。很多人会质疑,你又不是少数民族,你为什么写少数民族,我反而觉得很奇怪,我们本身不就是多民族混居吗?邛崃的南宝山住着羌族,是大地震后搬迁过来的移民,我也经常去羌寨吃饭,和当地人聊天。如果你保持真诚,你会目睹很多日常的神性,它并不来源于民族,而是来源于眼前的这个人,如果以民族去区分可能就狭隘了,这本身就是一个经历的总和,自然而然的,你就知道怎么写了。

张语婷:读你的小说,除了题材,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语言风格。在那些絮语般的文字之间,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古老的诗意。你写彝族古老的村庄,古老的传统,用异质而诗性的语

言,营造出了一神秘的氛围。你之前另有一篇小说《沉默自述》,写的地方在香港,是对都市青年生活的刻画,语言风格迥然不同。你在这两种语言风格之间,如何确定自己的方向,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表达?

许晓敏:时至今日,我都不能说自己写出了很好的作品。从入选星火计划后,我始终在追求一种突破,每一年我都希望自己写的东西能比去年好一点,这是一种别人先给予我信任后的责任感,所以我从未放弃过新的尝试。《沉默自述》是我的香港经验,我读了一些港台作品后,内化一些表达结合经历后而创作的小说。书写彝族是我现在所追求的一种诗意的开阔性,这一方面是题材的异质化,另一方面在书写有距离的事物时,我更能走出语言的舒适区,去找对新的表达。我记得熊焱老师在小说讲座上说过,你写小说,至少有个比喻句该是新的。我觉得他说得很对,在个人作品里不能放弃追求新的表达可能性,我也是在四川这样良师益友的文学氛围里,吸收一些好的建议,然后督促自己尽力去提升。

张语婷:近年来,关于青年写作的讨论热度不减,与青年写作相关的一些问题也常引发指摘。一些青年写作者困囿于在文本中书写“狭隘”的自我,而你的小说书写自我(自身故事)的部分很少,更多书写的是自我以外的故事。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写作终将是面向自我的。这或许可以用“大我”和“小我”来区分。你怎样看待写作中的这种“自我”表现?

许晓敏:其实写作确实确实都是在写“自我”,我的作品看似在写其他人和事,但它的精神内核仍然是属于我自己的。我写彝族,也是写我所感受到的彝族,我并不能说自己还原了这个民族的生活。当然,还原可能也是没有意义的,写作本身也算得上是

## 青年写作的自我与场域 对话许晓敏



### 个人简介

许晓敏,90后,四川邛崃人。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香港都会大学创意写作硕士,首届“四川小说家星火计划”入选作家,曾获第九届华语青年作家奖,《中国校园文学》年度小说奖,香港城市文学奖。作品散见于《四川文学》《青年作家》《山花》《中国校园文学》等刊。

了所象征的现代文明的抵抗,表现出了古老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裂缝。你是如何来思考,并借地方的经验来呈现更广阔的意义?

许晓敏:这个小说故事的起点,来源于我听一个彝族作者聊起他们在特殊年代“扒火车”的真人真事,我觉得仅仅以贫穷和盗窃这个主题来处理这个素材实在是太可惜了。我开始想如果这个素材与彝族的毕摩信仰结合在一起是什么感觉。我问过一个彝族朋友,他们说现在基本响应政府号召,有病先去医院,医院治不好再寻求毕摩的帮助。我就思考,这样会不会削弱对毕摩的信仰?现代医学的进步以及新的文明介入,他们是否还会像以前那样去信仰?最开始题目写出来时,我是想让这个毕摩在结尾被火车撞死,因为他无知,所以被现代文明的代表——火车夺去了生命。但写到结尾时,我觉得他不该死,死去的应该是毕摩本身对“神力”的信仰。所以我写他放弃了,躺着等死,结果却在火车下面奇迹般存活,而目睹

建立于真实之上的虚构。我所理解你问题中“狭隘”的自我,可能是指作品始终围绕一种比较私我化的感受在书写。这一类作品可能问题在于,要么没有拓宽自己的生活,要么封闭了自己的精神。前者是重复性生活而感受力丧失,后者是并没有真正去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而困于个体。写作者应该建立一定的责任意识,我所写的不只是个体,而是我从某个标本里看到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种精神背景,也是我们必须通过大量的阅读和思考去建立的世界,如果你的精神世界不够大,那你就会被困于“狭隘”。

张语婷:地方性写作也是近年来的一个热门主题词汇。你在彝乡的土地上找到了自己的叙事场域,为我们呈现出别样的叙事图景。与地方性写作相关联的,是人们对于地方所折射出来的有关精神向度的书写。比如你的小说《毕摩沙玛拉古之死》,通过写一个彝族精神首领毕摩对于火车来

这一切的村民,他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是觉得他很厉害,还找他做毕,但他肯定不会做了,因为他并没有让火车停下,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活下来了,他也因此失去了“神力”。对我而言,如果听到一个不错的素材,不要着急写,先酝酿一下,怎么样去写才能令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终这个作品肯定是不一样的。

张语婷:在当下,青年写作的创作生态存在一定同质化的现象。从你的写作中对于异质性的探索与表达,可以看出你在对于同质化书写的一种抵抗。但同时,也不乏有其他写作者,也在同样的边地场域里更新着类似的表达。你有对于这种从异质到同质化倾向的焦虑吗?或者有对自己目前固守表达范式的焦虑吗?

许晓敏:我没有同质化的焦虑,我在书写异质作品的时候其实并不是我一个人创作,我是一边内化我所看到的优秀作品,比如胡安·鲁尔福的《燃烧的原野》,我不记得自己看了多少遍了。我并没有觉得我创造了什么,我依然只是一个学习者。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我也在同质化我的文学启蒙。我目前在重复使用一个表达范式去写东西,我暂时没有换掉这个模式,是我确实还没有找到一种新的范式去写好小说。我不怕重复,因为在这重复里我内心很清楚,我仍然是试图突破,量变在未来会引起质变,也许就是当时我在原地打转的笨拙所带来的。

张语婷:你的小说中有许多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和对女性遭遇的书写。无论是《大雪将至》里那个未婚先孕的少女,还是《四月的黑山羊》中那个为父复仇的女子,都令我记忆犹新。作为一位女性作家,你认为在当前女性叙事的话语体系中,如何更好地将她者经验转化为自己的情感体验,并加以书写与呈现,引起更多人的共鸣?

许晓敏:我对凉山女性最大的感受是母性的力量。在布拖我看到过当街哺乳的妇女,也在昭觉看过一拖四的妇女,背一个,牵两个,大个的跟在母亲身边。美姑山上也有那种妇女在家门口一边干活一边带孩子。我在写她们的时候,是因为我被一种力量触动,不是因为她们背后的禁锢,我甚至相信她们有比男性更强大的力量去打破禁锢,或者说男性本身也会害怕失去这样的妻子。我们的文学观念强调打破,呼唤女性力量,但我想说,女性力量从未消失,甚至在过去的凉山,一个女人可以平息一场战争。对于文学作品而言,想要引起共鸣,就不能是猎奇的、居高临下的“同情”。作为女性,首先得理解和尊重其

她女性所处的生存环境,才能谈得上看见,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所定义的“文明”去解读对方的身份和角色。

张语婷:你毕业于香港都会大学的创意写作专业。现在也有很多青年作家是由创意写作逐渐步入文坛的。你认为在创意写作这门课程中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许晓敏:创意写作这门课程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我开始知道小说其实是一门技艺,它是语言艺术的总和,写作者得清楚自己的优势在什么地方,该怎么去实现一种表达的最大化。我现在修改东西的时候甚至去多想,这个地方“了”能不能去掉,有或没有“了”字的区别是什么,加在中间或结尾又有什么区别,会有更加细微的觉察力和鉴赏力。

张语婷:在你的写作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人或事对你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

许晓敏:我开始写作是因为我舅舅在2019年去世了,让我在某段时间陷入了虚无主义,基本上没办法做任何事,就每天躺着,有时候会大哭一场。如果重新看我的小说,会发现基本上都是在写“死亡”。我把对死亡的感受融入了作品,是逝去的他令我走上了写作这条路。我很幸运,一开始就入选了星火计划,后面巴金文学院联系我,让我有了去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机会,也有幸成为巴院的签约作家,让我有更多时间去尝试,也有经济扶持让我可以开着车跑遍凉山地区。这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感谢四川这个对青年照顾有加、有温度的文学生态环境,让我这棵小苗有机会慢慢长成一棵大树。

张语婷:请谈一谈你现在的生活动以及未来的写作计划。

许晓敏:前段时间去了汶川,回来后正在写一篇关于震后创伤的小说。主人公是藏族和彝族两位女性,她们在成都这个地方生活,融合各自的文化背景,去承载一个超越地域的、关于记忆、时间和救赎的普世命题。我挺想写这种有关震后感受的,因为四川一直也是个多自然灾害的地方。我还是会继续在四川各地到处走,并不止步于凉山。四川真的是一片富饶之地,各种文化交流,千岩万壑的地理环境。目前我会继续写短篇,争取再突破下,突破不了就继续重复下,允许自己再笨拙一段时间。同时也在写一个以清末邛州(现邛崃)为背景的长篇《酒海渡》,完全在我语言的舒适区里,写得还比较轻松,也很想去展现一下川西独特的女性力量,不服输,不怕再来一盘的精神。

## 专题 | 主持人:杨献平

纪行和风物,是诗歌写作的古老传统。很多优秀作品由此产生,其中不乏名篇。如陆游《游山西村》,李白《望庐山瀑布》,杜甫《望岳》等。今人写此类的诗歌也汗牛充栋。有一次,与某一诗人言,其实要写自然或者生态,纪行、风物之类的诗作,只需把老子的《道德经》《庄子》读透了,都可以信手拈来。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诗歌乃至文学创作的基本点大致还在自然之中。

这是一个巨大而又温暖的怀抱,无论对于精神还是肉身。自然给予人和万物的,何止是生养与终老?它肯定还是物质和心灵的。我们身在其中,本就是它的一部分。只不过,人类是有思维和语言的。思维可以让我们比其他动植物,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要更深一些,层次及其“纹理”“轮廓”也要更丰富一些。但若若要写诗,尤其是要写出好诗,必须回到“自然”的状态之中,用赤子之心去面对和打量,发现和书写,其间必须有曲折的构成,想象的风暴和神秘主义,甚至其他。如叶芝所言,“他(诗人)绝不会直截了当地与人交谈,就像在餐桌上与他人谈话那样,这里总有变幻莫测的场面。”

纪行和风物诗歌,最忌讳是简单,反之要尽可能地“妖娆”一些,哪怕是叙述,也要有动人的东西在里面。尽管现在的一切都朝着人类“洞开”,但诗歌中的神秘主义依旧不可或缺。神秘主义构成了诗歌内在“摇曳”的根本。具体到瘦西鸿的这些诗歌,他在大地上漫游,在某些风物和地方逗留,用诗歌的方式,呈现他眼中的世界以及具体的存在物,不论是人文的还是自然的,他都给予了诗歌层面的表达,而且很独特。这很难得。也是他个人意义上的文学书写。诗人和作家,充其一生的文学创作,其实就是为了建立一个独特的个人及其眼中的世界。

## 蜀履(组诗)

□ 瘦西鸿

### 眉山的眉

照看我突兀出的脊骨  
在醺醺醉意里 把所有的山河  
举过头顶 像大江东去

苏轼的眉头上 还留着  
他走过的那些州  
草菅人命 都归于尘土  
都会用晨间升起来的白雾  
掩住历朝历代 唏嘘的忠孝  
和暗自埋往内心的 牙齿与血

在眉山的眉心 一座楼像一颗黑痣  
凸起的眉峰 高过峨眉  
寺里有木鱼敲击落日 寺外是归山的僧人  
把脚边的尘土 掖进裂口的布鞋

在山的眉梢 是谁举起一颗朝阳  
走过人世的光 回到暗处  
大地为此轻轻一颤 就把满腹诗书  
翻译成一颗露珠 悬垂在历史的边沿

在眉山 我的眉间婉转着粒粒鸟鸣  
这些太阳神鸟 飞剩的天空  
折叠起来 成为岷江的一朵浪花  
矗立在我视线之外 像另一个旋转的星球

我把春酒涂上眉骨 夜就黑下来  
在眉山 每一个人都像苏轼  
像几时有明月 照亮青天

青神竹  
徒留一道柳叶眉 像带血的刀刃  
切削着 未被书写的血脉江山  
燃眉的年华流逝之急 以及在历史的页眉  
摧眉折腰 躬身翻耕字义的  
粒粒甲骨文

在青神 我看见另外的竹子  
在山河间拔节 一个叫斑布的工厂  
有竹根蔓延 在现代科技里  
它们把自己空虚的胸怀  
以及坚毅的竹节 伸过时代的封面  
远远的看过去 就像一件  
披在少女身上的时装  
婆婆着激池的竹影

### 青神竹

从青神的竹编里 我看见岁月  
蔓延的经纬 沿着非遗的肌理向远古伸去  
浮在一幅幅古老的图画  
以及穿梭于时空的文字之间  
青神的竹编就像 一面岁月的凸透镜  
反射出一张张崎岖的脸

在青神 我看见另外的竹子  
在山河间拔节 一个叫斑布的工厂  
有竹根蔓延 在现代科技里  
它们把自己空虚的胸怀  
以及坚毅的竹节 伸过时代的封面  
远远的看过去 就像一件  
披在少女身上的时装  
婆婆着激池的竹影

而透过青神的修竹 我会看见  
站在竹林后面的苏母 她威严的眼神

和淳淳教诲 还喂养着青神的山河  
人们的骨节比竹子坚硬 比岁月悠长

那些传世的家训 在青神  
比所有的竹子更青翠 更葱绿  
摇曳在时空中 让我一头扎进去  
就要与青神的绿色山水  
一起矗立在 悠悠时光之中  
不枝不蔓 不倚不偏

### 紫茶林

在沐川白马茶山  
姓紫的姑娘一大片  
我独恋着叫紫嫣的你

你是姑娘中的姑娘 紫里的紫  
粉紫的脸颊上 凝结胭脂的露珠  
倒映出整个茶山 妖娆的腰肢

晚炊的烟缕 正在擦拭乡村的旧时光  
一阵一阵的犬吠 打开了茶香  
归家的门栓

独自站在山顶上  
看着山峦一层层矮下去  
紫色的茶树 一株株长上来  
我也隐入其间 成为紫色的人

我要用紫色的目光

按捺住这一片起伏的山峦  
再用紫色的舌尖  
去舔舐紫嫣 你那唇间青涩的颤栗

### 邛海捞月

盛夏夜 独自徘徊在邛海岸  
我要等邛海的水 洗净月亮的银币  
再把它捞起来

在西昌 我赚得满城火把  
点亮了黑夜里 每一双眼睛  
人们潮水般聚集 又潮水般散去  
剩下一座古城 用纸片盘点纷乱的足迹

大凉山 你被月亮照看得太久  
所有起伏的山峦 都像相拥的火苗  
所有人的脸上 都镀满了生活的绯红

而我只是过客 血液里的火把  
通宵点亮 我灵魂里的通道  
却被邛海水波竖起的栅栏 仿佛阻隔

借这个盛夏夜 我把恍惚的自己  
放进邛海的碧波里 让它波纹的光  
像一柄锋刃 切削掉我的卑微与怯懦

我渴望会有一个人 来到邛海边  
把我从荡漾中 月亮般捞出来  
滴着眼睛里的水 捧着一碰即化的脸

本版责编:张语婷